

一、貶入凡間的仙子 吊燈花的傳說

曾晏均

你聽過吊燈花嗎？鄉間人家種在屋前當圍籬的美麗小花，像極了華麗燈籠，垂掛在綠葉間迎風搖曳。有一則關於吊燈花的傳說，跟神仙有關，已經流傳很久、很久了。

燈籠，在民間習俗中象徵著光明、喜慶，承載著一個人從出生、結婚、到歸天等大喜大悲的記憶，對敬天信神的人而言，懸掛在廳堂內的紅燈籠，代表著人丁興旺、薪火相傳與生生不息。

相傳，天宮中有一位專門掌管宮燈的仙女，聰慧活潑，愛穿紅色裙子，總有很多新點子。有一天，西天王母娘娘壽誕，大擺蟠桃宴，各路來祝壽的神仙眾多，這位聰明的宮娥，將五顏六色的手帕蒙在宮燈上，增添了歡樂喜慶氣氛，眾神仙都誇讚宮娥的創意獨特，樂得王母娘娘喜顏逐開。

但就在這個時候，孫悟空突然大鬧天宮，擾亂了王母娘娘的蟠桃宴，把瑤池裡多盞宮燈打壞了，王母盛怒之下怪罪這位宮女管理失職，遂將其貶入凡間，變成了燈籠花，世間人們稱之為「燈籠花仙子」，掌管著凡間各式各樣的燈花。這是小時候老奶奶講述的吊燈花的故事，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，我記憶中的燈籠變成了「吊燈花」，深深紮根在心間。

所謂「日出扶桑一丈高，人間萬事細如毛。野夫怒見不平處，磨損胸中萬古刀。」仙女的遭遇令小時候的我憤憤不平，還天真的想著，就算墜入世俗凡塵，只要保持著善良之心，仙子總有返回天庭的機會。

人，總是年齡越大越留戀過去的美好。跨越老舊年代把鏡頭拉回到現在，吊燈花對我而言，意味著對童年的懷念。

記憶中，曾經有無數的紅色小花燈陪伴著我成長，但自從蓋新房子後，小花燈消失了！如今相隔了四十餘年，再次遇見思念中的吊燈花，頓時心底波瀾翻湧，那段看似平凡、純真並充滿歡樂的童年往事，又再腦海中盤旋縈繞了起來……。

翠綠樹牆長出一盞盞垂掛的紅粉燈籠，羽狀深裂的花瓣，深細裂作流蘇狀，向上反曲，花姿纖細嬌俏，隨著徐徐清風搖曳擺盪，吊燈扶桑花在綠葉襯托下顯得飄逸動人，十分美麗！

一花一木一世界，小花燈名叫「吊燈扶桑」，別名裂瓣朱槿、珊瑚扶桑、燈籠花、吊燈花，是一種常綠灌木，其花語「相信你」，代表著毫不懷疑的信賴。葉子搗爛入藥，敷於腋下可治瘡瘍，有消腫止痛的功效。

記得小時候的住居古厝四周，種滿了成排的吊燈花當作綠籬圍牆，長長的綠色籬笆中，許許多多紅花燈籠自然懸垂，漂亮如絲狀的花蕊自花心冒出，細像極了一盞盞花燈籠，惹人憐愛，一年四季花期從未斷過。

二、髻

琦君

我們全家搬到杭州以後，母親不必忙廚房，而且許多時候，父親要她出來招呼客人，她那尖尖的螺絲髻兒實在不像樣，所以父親一定要她改梳一個式樣。母親就請她的朋友張伯母給她梳了個鮑魚頭。在當時，鮑魚頭是老太太梳的，母親才過三十歲，卻要打扮成老太太，姨娘看了只是抿嘴兒笑，父親就直皺眉頭。我悄悄地問她：「媽，你為甚麼不也梳個橫愛司髻，戴上姨娘送你的翡翠耳環呢？」母親沉着臉說：「你媽是鄉下人，哪兒配梳那種摩登的頭，戴那講究的耳環呢？」

姨娘洗頭從不揀七月初七。一個月裏都洗好多次頭。洗完後，一個丫頭在旁邊用一把粉紅色大羽毛扇輕輕地搨着，輕柔的髮絲飄散開來，飄得人起一股軟綿綿的感覺。父親坐在紫檀木棍牀上，端着水煙筒嘆嘆地抽着，不時偏過頭來看她，眼神裏全是笑。姨娘抹上三花牌髮油，香風四溢，然後坐正身子，對着鏡子盤上一個油光閃亮的愛司髻，我站在邊上都看呆了。姨娘遞給我一瓶三花牌髮油，叫我拿給母親，母親卻把它高高擱在櫥背上，說：「這種新式的頭油，我聞了就泛胃。」

母親不能常常麻煩張伯母，自己梳出來的鮑魚頭緊繃繃的，跟原先的螺絲髻相差有限，別說父親，連我看了都不順眼。那時姨娘已請了個包梳頭劉嫂。劉嫂頭上插一根大紅籤子，一雙大腳鴨子，托着個又矮又胖的身體，走起路來氣喘呼呼的。她每天早上十點鐘來，給姨娘梳各式各樣的頭，甚麼鳳凰髻、羽扇髻、同心髻、燕尾髻，常常換樣子，襯托着姨娘細潔的肌膚，裊裊婷婷的水蛇腰兒，愈發引得父親笑眯了眼。劉嫂勸母親說：「大太太，你也梳個時髦點的式樣嘛。」

母親搖搖頭，響也不響，她掀起厚嘴唇走了。母親不久也由張伯母介紹了一個包梳頭陳嫂。她年紀比劉嫂大，一張黃黃的大扁臉，嘴裏兩顆閃亮的金牙老露在外面，一看就是個愛說話的女人。她一邊梳一邊嘰哩呱啦地從趙老太爺的大少奶奶，說到李參謀長的三姨太，母親像個悶葫蘆似的一句也不搭腔，我卻聽得津津有味。有時劉嫂與陳嫂一起來了，母親和姨娘就在廊前背對着背同時梳頭。只聽姨娘和劉嫂有說有笑，這邊母親只是閉目養神。陳嫂愈梳愈沒勁兒，不久就辭工不來了，我還清清楚楚地聽見她對劉嫂說：「這麼老古董的鄉下太太，梳甚麼包梳頭呢？」我都氣哭了，可是不敢告訴母親。

三、下雨的時候

林芳萍

咚隆隆！咚隆隆！咚隆隆！一艘揚著黑帆的海盜船，大聲地敲著戰鼓，從天空的另一頭由遠而近的航行過來了。

弟弟拿著紙筒卷成的望遠鏡，來來回回地跑著，一面探測戰況，一面報告敵情。我躲在阿媽用圓板凳和長板凳拼起來曬棉被的“防空洞”裡，緊張又興奮地等待戰爭爆發。

果然，咻——地，一瞬間，防空洞被炸裂開！哎呀！糟糕，我隻身暴露在戰火天光中了。真沒想到最安全的地方竟然是最危險的地方！不！等等，我不是孤單一個人，還有阿媽呢！她還在胸前緊抱著一個大包袱，準備和我一起逃亡。不！等等，那也不是一個包袱，是一條棉被。正是我的「防空洞」哩！

阿媽小跑步地把「防空洞」運回大後方的屋裡，還回頭對我和弟弟發出了撤退的軍令：「欲落西北雨囉！緊返來！」

不一會兒，天空已經聚集了成隊的船隻。大大小小面的黑旗、風動飄揚，隨時準備向大地宣戰。當大炮「轟！」一聲響起，無數透明的雨箭落下，射在低著頭的花兒上，花兒的頭更低了；射在發著抖的葉子上，葉子抖得更厲害了；小鳥兒撲撲拍著翅膀，疾飛在箭陣中，驚叫得更倉皇了。

我退守在窗前，看著被雨攻佔的大地。

斜斜的雨箭變成了長長的雨線。一段一段交織成一匹從天空垂瀉而下的白絲緞。我想，如果能學「傑克與豌豆」裡的傑克，從地面攀著絲線爬到天上，不知道會不會看到巨人媽媽，正在織著這匹「雨的布」？透明的布上還繡著遠遠的山和濛濛的樹，還有阿媽家這幢紅色的小屋。

我在屋裡聽著雨聲。聽雨在屋簷上敲木琴，一片瓦叮叮一片瓦當當，叮噹叮噹；聽雨在樹葉上搖曼陀鈴，一葉淅淅一葉沙沙，淅沙淅沙；聽雨在山頂上打鼓，一聲咚咚一聲隆隆，咚隆咚隆隆。在大雨的音樂裡，所有的聲音都變成了有節奏的配樂，配合著美妙的主旋律。

當雨愈下愈大，圓圓的雨珠子一串串掛在屋簷下，成了一面水晶簾幕。我搖身一變，成水濂洞裡的美猴王，讓自己在內心世界的花果山中，持著「想像」這根金箍棒，騰空翻筋斗。雨哪裡能阻擋我呢！

不知不覺，雨漸漸地停了，連單調的電線杆也變得活潑起來。亮滾滾的雨點兒像附點音符地綴在電線上，幾隻麻雀飛來，像八分音符地停在第二線和第三線，照著五線譜，唧唧喳喳地唱起「雨後」這首歌。歌聲喚來了陽光和一道美麗的彩虹，還有傻傻的弟弟。他說：「我們再來玩剛才的遊戲好不好？」